

董老夫人乘坐“二等车”

王震学

“小董，听说当年你们家里人乘坐你爸爸的专车极不容易，是吗？”

“是的，不仅不容易，而且相当的不容易。我们当儿女的不仅不敢想，就连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我的妈妈何莲芝还坐过‘二等车’哩。”

“‘二等车’？”……

这段对话，是我向董良翠同志采访他父亲董老革命家风时的开头。

“‘二等车’，是啥车”我不明其意地问。

她笑了笑说：“先说说我爸爸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庄严’声明吧。他说：‘上级给我配备的专车，是供我开会和办公用的，包括我在内，谁也不能假公济私占公家的便宜。由于他态度严肃，词句严厉，我们作儿女的不敢想，连我妈妈想搭他个便车，他也认真地盘问再三，如果是公事还可以捎上，如果是私事，对不起，照样得去挤公共汽车和步行。并再

三解释，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

由于他的党性原则强，对全家人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严格，为此，我妈妈才坐了一次“二等车”。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们家住在中南海，妈妈突然接到远方客人来京的电话，并说事情很急，又怕时间来不及，尽管车在家里闲着，我妈妈仍然准备步行前往。这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我的爱人张力推着自行车进了家门，得知妈妈有急事出外，便拍了拍自行车的后座说：如果妈妈不嫌弃，就乘坐我这“二等车”吧，总比步行快些。

妈妈高兴地说：“要得，‘二等车’也很安逸嘛。说完，我们就扶妈上了车后坐。我还告诉张力，妈上了年纪，路上要小心……”

谁知，张力小心地骑到一个交叉路口时，红灯突亮，张力猛一刹车，妈妈没有准备当即从车上摔了下来，爬在地下半天起不来。推回家里医了月余才能走路。我们作儿女的见状，心里不是滋味，还未怨爸爸，妈妈就给我们作工作，你爸爸作得对，他是爱咱家才这样做的。”

董良翠细声慢语地讲到这里，我颇为感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董老一生从严要求家属的许多故事，其中为老伴诞辰小诗祝之最为感人。

“赠我含笑花，
报以忘忧草，
莫忧儿女事，
常笑偕吾老。”

原本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的，并非产于印度。诗经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可见，早在2500年前，荷花就在中国繁衍着。不过，我却有一种怪念头，我倒希望：荷花并非土生土长在中国，而是由国外传入的。我想，这样一来，对好自我陶醉的中国人，或许大有裨益。若是面对由国外引进而在中国大地土开得异常绚丽的荷花，中国大概不会再会象陶醉于四大发明一样，陶醉在祖宗留下的一切“国粹”之中了。

从彼岸的草屋或石板房里走出来，点篙、摆舵，渡船在河的波纹里，潇潇洒洒，轩轩昂昂，却也万般的忘形得意。

搞铁路勘测总要风尘仆仆地跋涉，突被大河相阻，甚觉窝火，又见彼岸泊着舟楫，真乃天无绝人之路。实实在在等了半天，却无人摆渡。人急了，大概也能生出智慧来，一阵呼喊，四山一片空音，不久终有人走了出来，点篙，摆渡，不过，兀自立于船头的不是饱经风浪的艄公，亦是气壮如牛汉子，而是一个纤弱的少女。见是

我敢肯定地说，魏明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竟然在玩得极熟悉的汉江中“翻船”，使他在1989年会成为名噪全国的新闻人物。

现在“魏明生吃鸭蛋”已经过去，魏某终于落得一颗苦涩的果子。按说没有必要“再抵住不放”，说长道短了。可是最近又有人写了篇《一个记者与魏明生事件》的文章，登在《法制日报》上，使人们又大开眼界，大增了一些见识。原来此案在揭露的过程中，记者去采访安康地区的几位负责同志，结果他们都采取了“遇到麻烦绕开走”的回避态度，使记者颇碰了几个“软钉子”。其实，这也是官场常见的现象，早已不必大惊小怪的。值得注意的是，毕竟还有“诚实的好人在”。某公就是。此人何以“诚实”？且转录他的一番高论：某公说：“魏明生是省管干部，我不能表态，表态要请示省委。我对你的调查只能采取三不政策，不听情况介绍，不提供任何线索，不设置任何障碍。”

真是快人快语，痛快坦率，毫不含糊，比起其他羞羞答答，躲躲闪闪的几位来，某公确实少了许多“滑头”气，算是“诚实的好人”。我想他的这番话是诚而不伪的，而且也极具典型性、代表性，他可使平民百姓们从中品出做官的诀窍何在。

某公“三不论”析

若白

就说“表态要请示”吧！意思当然不用解释，就是是非曲直我可不问，不听，也不管，我只能按上级指示表态。或有问：不是说，“要唯实，不唯上”吗？那未免过于天真了。请示病”已是中国官场的老病，这不过

是典型一例罢了。再看“三不政策”。其实，这几句话并不能称之为政策，只是许多官员把自己的言论当政策、当法律惯了。因为，我们中国历来就有“人言出法随”的传统，不必多说。一不者，远庖厨之策也。耳不听，思不乱，日后查究，“不知道”三字就足够了。“不知不为过”是也。二不者，官官相护，为亲者讳也，虽然知情，但不能提供你，魏某那里还得留几分人情在，不能对不住啊！三不者，保护自己也。好官我自为之，他日事发，我亦无包庇设障之嫌，何错之有？

你看，何等高妙？呜呼，真是把官做精了，做到了极致。

某公“三不论”的市场行情如何，我不知道，唯愿行情看跌，更希望有人在“三不论”上对号入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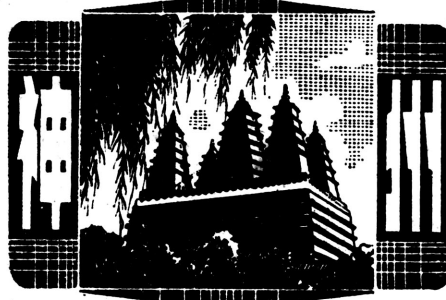


陕西名称的由来

秦德增

陕西今河南陕县西南陕陌。周朝时，周成王将王畿千里之地（西起泾渭平原，东抵伊洛流域）以陕陌为界分为东西二部分，陕陌以东归周公治理，以西归召公治理，即所谓“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后人因称陕陌以东地区为陕东，以西地区为陕西。

以陕西为政区名则开始于唐朝安史之乱后设立的陕西节度使，但为期限很短，范围亦小，仅领陕、虢、华三州之地，大体上即今河南陕县以西、陕西华县以东一带地区。宋代置陕西路，将今秦岭以北、陕陌以西的地区都包括在内。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分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习惯上仍合称陕西二路。金代又分为京兆府、凤翔、鄜延、庆原、临洮五路，仍合称陕西五路；但京兆府的东界已不包括陕陌，改为以潼关为界，此后所谓陕西实际上是关西。元设陕西行中书省，简称陕，又因春秋战国时为秦国地，亦称秦。



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杨乾坤

野渡

邱成友

踏上了陕南这片热土，三月花放，九月蝉鸣，俱觉逸兴遄飞。顺旬河南下铁路勘测，眼见得水愈绿，便愈深，越发不能随心所欲涉水渡河。好在间隔五八里地，便有一处野渡：一只原始的渡船，搁上一根深黄色的竹篙，日日，月月，风舞浪戏，日照月抚，便想起唐朝诗人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来。欲要渡河，只需在柔软的沙滩上，拉起嗓门高声喊喝“撑船喽！”立时会有人

外地人，眼神分明流露出惊奇和疑惑。她无声地把我们从此岸渡到彼岸。几次渡河，几句攀谈，我们相处得渐有些熟了，竟知她亦是一个爽朗不野，媚而不俗的山乡女子。我们要告别野渡了，不忍无故赖了人间的船钱，找她一并算还，可她分文不取，只是双唇微启又合，似有难言之隐。终于，她戚戚地说：“我要去婆家了，请叔叔给我照张像留作纪念吧！”此番轮到她惊奇了，她不过才十五六岁的姑娘呀！我举起相机，摄下了她和她那野渡，她的绿水，还有我莫名的痛苦。

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更换纪实

纪成

5月24日下午3时许，首都北京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被三名外地进京肇事者投掷颜料玷污，此事立即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

3点30分，三工区四队党支部书记王学智接到天安门管理处姜处长求援电话，从他那焦急的声音中，王学智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紧急性和严重性，他一面向工区领导汇报，一面找副队长任树堂和材料组长徐尽一，决定尽一切努力，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此刻，工人们已经快下班了，任树堂马上给天安门生活区打电话，责成架子工李贵友组织六名架子工，二名木工和一名油工冒雨赶赴广场。

与此同时，三工区主任拨通了公司机械处的电话，请求他们派大型吊车支援。晚上8点多，从东郊十里堡开来的吊车、板车同三工区的工人在天安门前汇合。公司领导同志也赶到现场。天安门前的学生、市民听说更换主席像来了，自动让出一条通道，并组成一围人墙，方便了工人们操作。五建的工人

同天安门管理处的同志一起从天安门后的西朝房中将一吨多重的备用像抬出来，用大板车轻轻拉到天安门前，工人们还精心为主席像四周涂了金粉。

天安门上的主席像高约六米，宽约四米，吊挂比较困难。几名干部登上天安门城楼，用吊车小心翼翼地将损坏的像摘下来，放好，又将新像牢牢地拴好，当吊车再次启动，新主席像徐徐升起的时候，广场上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上空。

10点10分，更换主席像的任务顺利完成。

大明湖赏荷

杨仿学

我到济南参加笔会，适逢济南市荷花盛开。荷花又名莲花，是济南的市花。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湖”的济南市，那时大明湖公园正在举行“万盆荷展”。

农历6月24日，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大明湖。传说这天是荷的生日，也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观莲节”。夏赏绿荷，又逢观莲节，正是别有一番情趣。

园内是一片荷花的世界。几千盆荷花，把个金碧辉煌的沧浪亭，簇拥在其间。那桃红的、粉白色的荷花，宛如是荷塘里洗浴的仙子，冰肌玉肤，俏丽无比。那高高低低、疏疏密密的荷叶，象是姑娘的翠裙，随风摆动。络绎不绝的游人，不时在荷间穿行，拍照。此时此境，不由使人想起古人的咏荷名句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怎红。”真后悔没

有带相机。若是把这幅“千荷图”拍下来，一定是一幅天成的佳作！出沧浪园，过明湖饭店，进花卉馆，眼前突然又出现一片绚丽的“夏荷图”。这儿是荷展中心。只见不同品种亭亭玉立的荷，大都插着标签：汉莲、尼赫鲁莲、并蒂莲……这么丰富的荷花品种，多半是我从前未见、闻所未闻过的。据介绍，我园的荷花，目前有一千多个品种。大的有王莲，引自美洲，叶面直径两米左右，飘在水上，站个小孩都不会下沉；小的有碗莲，小大盈尺，可以栽在碗里，象盆景一样放在屋内欣赏。赏罢荷花，走出花卉馆，见附近有个专栏，专载荷花的轶闻趣事。其中有一篇文章说，经今人考证，荷花

原本是在土生土长在中国的，并非产于印度。诗经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可见，早在2500年前，荷花就在中国繁衍着。不过，我却有一种怪念头，我倒希望：荷花并非土生土长在中国，而是由国外传入的。我想，这样一来，对好自我陶醉的中国人，或许大有裨益。若是面对由国外引进而在中国大地土开得异常绚丽的荷花，中国大概不会再会象陶醉于四大发明一样，陶醉在祖宗留下的一切“国粹”之中了。

从彼岸的草屋或石板房里走出来，点篙、摆舵，渡船在河的波纹里，潇潇洒洒，轩轩昂昂，却也万般的忘形得意。

搞铁路勘测总要风尘仆仆地跋涉，突被大河相阻，甚觉窝火，又见彼岸泊着舟楫，真乃天无绝人之路。实实在在等了半天，却无人摆渡。人急了，大概也能生出智慧来，一阵呼喊，四山一片空音，不久终有人走了出来，点篙，摆渡，不过，兀自立于船头的不是饱经风浪的艄公，亦是气壮如牛汉子，而是一个纤弱的少女。见是



安康路（速写）

高明家